

战争的回声

安·卡里宁著

家驥 晓宁译

52

納稅所

战 争 的 回 声

〔苏联〕安·卡里宁著

家骥 晓宁译

(供 内 部 参 考)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А. КАЛИНИН
ЭХО ВОЙНЫ

据 «ОГНЕК» 1963 年 34, 35, 36 期译出。

战争的回声

书号 174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字数 56,000 页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frac{3}{16}$ 插页 2

196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6) 0.32 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在住宅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条件下，装上一架电话的确方便，但是这种不容争辩的意见已经到了修改的时候罗。附近如果没有村苏维埃、农庄管理处、甚至国营农场分场等等任何政权机关，可千万别装电话，不然，你的时间就不属于你了，你的府上也就永远失去了安宁。你的夫人很快就会给你下哀的美敦书：要么你要我，要么你要墙上这个不分昼夜、动不动就鬼哭神嚎的怪物。

每当夜深人静或晨光初露、妇女们特别贪睡的时候，一家人往往会被咚咚咚的敲门声吓得大吃一惊。你爬起来给来人开门，可对方还满以为，这时候世界上再没有比使他此刻去敲邻居——令人羡慕的电话拥有者——的门的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因为一个小小的村子里，所有的住户彼此都是邻居，而且一天里总免不了有许多离了电话就无法解决的、刻不容缓的事情。忽而是哪个人的妻子即将分娩，砂质粘土的道路泥濘不堪，用大车根本不能迅速将产妇送到医院，必须请镇上的大夫骑马或者乘小汽艇沿顿河顺流而下赶到村子里来。忽而是两个好友娓娓而谈，三公升葡萄酒下肚以后，却动起手脚来，其中一个突然将对方的手指头一口咬掉——这时候，须要请的

已經不只是大夫，而且還有民警了。再不然就是一位老太婆要往村蘇維埃掛電話，問問房子和母牛保險的事兒。去年她一共才付了五盧布三十戈比的保險費，這次她接到了一張通知單，却莫名其妙地要她付八盧布三十戈比。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急事兒，有的找區社會保證機關，有的找農莊主席，有的找檢察長，再加上那條狼狗，它不能白吃主人家的麵包，忠心耿耿地整天在院子裡“汪，汪”的叫，籬笆門也“吱扭，吱扭”直响，房門“呼哪，呼哪”個沒完，打門限那兒到電話跟前，雜亂的脚步已經踏出了一個小路，妻子簡直來不及擦洗地板，弄得每年都得油漆一遍。再不然就是來個耳朵不靈光的人——每個村里都少不了這種人——三點鐘的時候就跟郵局進行起一場解釋誤會的談話來：“小娃！”，“啊！”，“小娃！”，“啊！”你倒挺美，上班去了，可你的夫人整天就生活在這些“啊”“啊”和“汪，汪”聲中，二十年來你們的家庭生活美滿，平靜無波，如今她很快就會對你，對孩子們吼叫起來的。家庭裡開始出現了“離婚”這兩個不祥的字眼。

但是，擺脫這種情況的出路是沒有的，也許只有放棄裝有電話所帶來的種種方便啦，可這却不是那麼容易啊。一位女鄰居深夜十二點鐘即將臨產，你不能勸人家把生娃兒的時間挪到早上七點，一位鄉下老太婆有件芝麻大的小事儿，你也不能讓她老人家跋涉二十多公里往村蘇

維埃跑，我們大家都應該堅決跟流氓行為鬥爭，何況像齊根兒咬掉人家手指那種罪証還比比皆是呢。如果說你不願意全村的人將你恨入骨髓，你就不能嘩然一聲關上自己的家門，讓人家吃閉門羹。仔細想想，也不能盡怪人家不對。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充其量不過為了一件刻不容緩的急事兒到你家來的，這不是他們的罪過，而是你自己的不幸，因為在這個小村子里，總共只有一架電話機。只好忍耐着點，只好自己想法來應付家里的風波了。

有一個星期日，天還沒有破曉，年輕的女鄰居奧爾加·塔本什科娃就跑到我家來了，我毫無怨言地拿起我的鄉村電話的轉盤。我早已知道奧爾加的母親臥病在床，只順便問了一聲：

“往醫院里打嗎？”

奧爾加站在門檻上，否定地搖搖頭。想必是來得匆促，她連頭巾都沒有顧得系上。往日，她一向是那麼嫺靜、安詳，這一次却顯然有什麼事兒使她激動不安。她面頰上出現了兩片刺眼的紅暈，短上衣下面，胸脯急速地一起一伏。鄰居家里怕是着了火吧？但是只消朝窗外一看，立刻就可以發現，在他們那大房子的鋅皮屋頂上空，煙囪里冒出來的煤煙正悠然地裊裊迴旋。

“究竟往哪儿打電話呀？”

她深深嘆了口氣：

“往警察局！”

“往哪儿？”

就在这时候，她猛地一下敞开原来披在赤裸裸的肩膀上的短上衣。她那细嫩的胸脯显现出来，两个淡褐色乳房中间有块新的紫血斑。

“奥尔加，这是谁打的？”

她掩上衣服，为自己所受的欺侮而感到害臊。她转过身子，把头猛然靠在门楣上。

“德米特里！”

“不会的！”

这真是怪事。村里人都知道，十年前奥尔加嫁给了复员军人中士德米特里·克拉夫佐夫，这件婚姻非常合适。他们结婚以后，恩爱和睦，生活美满，家里从来没有你哄我骗、斗嘴磨牙和打架闹气的事儿。在村里你还一下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是如今……

“会的，会的！……”由于屈辱和自尊，她边哭边重复着说，仿佛要把额头撞进门楣里似的。“他早就这样吓唬我了。我以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让人家知道了多难为情啊。如今可不光是嘴上说说了。我堵住门，不让他去找他那些狐朋酒友，他就抡起拳头打我。还没有谁想动手打过我哩！能关他十五天也好啊！”

又是一件新闻，因为德米特里·克拉夫佐夫这小子一向最不爱喝酒。当然罗，本村的果园里收葡萄的季节，每户农家的院子里摆上自己新酿的葡萄酒的时候，他也

去玩玩，可从来没有见他发横胡闹过，或者醉熏熏地倒在篱笆旁边，或者就像那个格里什卡·西多罗夫一样，四肢着地爬过肮里肮脏的大路。德米特里干活也非常出色，是个优秀的饲养员，他的像片经常挂在国营农场中心园圃的光荣榜上。

“他究竟为什么打你呀？”

“什么也不为！我没有作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我总是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让他吃得舒舒服服的。我从园子里回来以后，也是累得筋疲力尽，可我还是忙着给他预备可口的饭菜。我从来没有先动过勺子。她说，你跟你母亲都是一路货。即使不关他十五天，那关他十天，甚至五天也好啊！……以前他可从来不是这样的。十年之中，连一指头也没有碰过我。

她那被灰短上衣紧紧裹着的脊背不断地抽搐，她的头越来越往肩膀里凹陷。她的痛苦确是很深啊。既然她愿意亲手把他交给民警，那就是说，她的确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在奥尔加看来，比他，比自己的德米特里再好的人是沒有的，而且也不会有！仿佛向日葵跟着太阳转一样，她对德米特里一向都是察颜观色，言听计从。她同德米特里刚刚认识，幸福而自豪的微笑就一直挂在她脸上，从来没有消失过。当他们在葡萄园里挖葡萄藤，埋葡萄藤，或者在顿河左岸的菜园里收土豆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兴高彩烈地一起欢唱顿河一带过去的和现在的苏维埃

歌曲啊！村里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他們的歌声。但是現在不由地令人想起，近来不知什么原因，听不見他們在园子里唱歌了。

看見这样一对好夫妻，村里人哪个不高兴。如今这一切都成了一場幻梦，无论如何也叫人想不通。說什么奥尔加也不应该受到德米特里那样的对待。

不过，从同一个奥尔加的話語里似乎可以猜测出一点苗头。她已經打門楣上轉过身子，面对着房間，挨个儿摸着胸前短上衣上的鈕扣，声音比較平靜地說道：

“这跟我母亲有什么相干？她有她的經歷，我有我的生活。她的事她自己負責。不过，像攆狗似地把她赶出家門，我办不到。她到底是我的母亲，打她瘫痪以后，沒有我的照顧万万不行。对不起，她大小便都遺在床上。而他却嚷嚷着說，他再也不願意去执行这个狠毒女人的无理要求了。他嚷叫着說，我跟你和你那該死的母亲把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出卖了！”

奥尔加已經在凳子上坐下，两手放在膝上，用平靜的声音講述了这一切，她的眼睛和泪水浸湿了的面頰已經干了。她很可怜，但不仅仅可怜。令人遺憾的是，德米特里·克拉夫佐夫原来根本不像大家所想像的那种人，他竟亲手毁坏了他的美好的家庭生活和他的爱情。不过，在这令人遺憾的感情里还掺杂着另外一种情緒。他的过错自然是不能推脫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也无法为那个在

自己爱人的胸脯上留下累累血斑的人辯解，——但是，德米特里的这种酗酒无度，他那狂怒的发作，以及他所說的什么出卖了他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的話，显而易见，毕竟是有其原因的……

奥尔加的母亲华尔华拉·塔本什科娃在原始森林里埋掉丈夫，返回故乡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仍是个身强体壮的妇女。脸蛋緋紅，非常可爱，讓人恨不得切下来。在原始森林里度过的那些艰苦的岁月，并没有损坏她的美貌。村里許多自願上門的人立刻紛至沓来，可她馬上使他們断絕了这种念头。她究竟怎样获得了这样的成功，只能从下面这件事上作一番猜测：有一天晚上，她外边的大門猛然像大炮轟鳴似地咚地一响，接着从台阶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这时一个极其驚訝的男低音高叫道：

“傻瓜，不答应你就說話嘛，干嗎动手就用你这富农的火鈎打人呐！告訴你，这并不是在旧政权下面！”

“就是在新政权底下这会儿我也要揍你！”华尔华拉·塔本什科娃的声音一本正經地回答，之后，篱笆上的小門呼地一响。

真可惜，离她最近的邻居一直没弄清楚那个男子究竟是誰，华尔华拉本人对这件事也守口如瓶。打原始森林里返回故乡之后，她一直沉默寡言。

她丈夫在原始森林里盜伐树木，賺了不少錢。她就用丈夫遺留下來的錢，向村蘇維埃贖回自己的——父親的——房子，帶着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在這所房子里安居下來。她不參加集體農莊，因為人們不會以同樣的理由第二次沒收她的財產的。人們說，她只有這麼幾個人，照顧一個葡萄園，簡直是活不下去的。聽了這話，她回答說：

“湊合着吧……”

不久，連最懷疑的人也打消了自己的疑慮。一個年輕的農莊在建立的头幾年無論如何是成效不大的。土地呢，好像不會長庄稼了似的，而从前頓河下游右岸的哥薩克們主要賴以為生的葡萄園呢，由於人們一時激動——既然這是从前富農的園子——砍了個精光。可是在塔本什科娃家的籬笆里，即使是最壞的年成——葡萄藤也被淺黃色的、香氣撲鼻的、沉甸甸的小漿果壓得彎彎的。從一只頓河的好酒杯里——也就是從一棵葡萄樹上——右岸的哥薩克从前就可以收十或十五普特葡萄，而塔本什科娃家的園子里，百分之十八的地面上就有六十只這樣的好酒杯。他們不在園子里種任何醋栗或杏樹。不好的果樹什麼地裡都能生長，可葡萄樹最喜歡紅砂質粘土，人勤地不懶，要是主人勤快，葡萄樹總會給他可觀的酬勞的。

當然，每一棵葡萄樹也得納稅，不過，要是住宅下面

的地窖里，橡木酒桶中的葡萄酒一年四季盈盈不空，那么稅务人員来检查葡萄树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讓他看看十五棵还没有結果的小葡萄树，将那六十棵老葡萄树蒙混过去。原来，即使在想出这条根本稅則的那位部长的时代里，也还可以活得下去。部长——住在莫斯科，而稅务員——却住在村子里。有些人急急忙忙砍掉了他們培植多年——父亲种下的，还有祖父种下的——的果树园，而塔本什科夫家的涂了油的葡萄藤却茂盛地伸在篱笆外边，八月末的时候，你簡直数不过来，究竟是洒着深紅色花粉的三叉叶和五叉叶多呢，还是被阳光照得晶瑩剔透的黑葡萄嘟嚕和黃葡萄嘟嚕多。每一嘟嚕葡萄都有一公斤重，而三公斤葡萄便可以挤出两公升葡萄酒。如果用压榨机軋出来的葡萄渣不扔到荒蕪的深沟里去，可以酿出更多的酒来。华尔华拉·塔本什科娃用葡萄渣酿的酒并不比用葡萄汁酿的酒差。她家酿酒的时候，三桶葡萄汁里起着酒花，同时另外三桶浇了甜水的葡萄渣里也冒着泡儿。

可是用葡萄酒把錢賺回来以后，酒桶底儿上还留着宝贵的酒渣。別的人都把酒渣倒在荒蕪的深沟里去了，而华尔华拉却又在酒渣上洒了糖，浇上开水——在十一月初寒降臨以前，醉人的香味儿就又从她的院子里飄散出来。这样，酒桶底儿从来没有昏干过。新年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葡萄酒都已喝得一干二淨，华尔华拉家的

葡萄酒到謝肉节还有的是。如果从沃洛佳崗往下一瞧——通向她家的小路簡直像車輪的輻条似的从全村汇集到她的門口。有的人衣襟底下塞个瓶子来，有的人帶着三公升装的家伙，有的人干脆提上纏着紅柳条的二十公升装的大罐子。家家户户都有各式各样的用場和婚、喪、洗礼等等大事啊。

到了秋雨連綿和隆冬風雪的季节，整个村子仿佛春汛时期的島屿一样漂浮在泥濘之中，这种时候，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跟三五知己围着葡萄酒瓶坐坐，真是其乐无穷。村消費合作社的商店里連一只醉人的瓶子也找不到了，而华尔华拉·塔本什科娃家里呢，那条黑公狗老是在院子中間用后腿站着，送往迎來。它已經不狺狺而吠，甚至也不用痞哑的声音嘶叫，只是不知怎么狂怒而抱怨地低声哼唧着。一秋，一冬，再加上半个春天，正如村里人們說的，塔本什科娃家里都在私酒专卖，从不間断。夜里，黑狗雷斯科也从来不能安生。忽而一个騎馬的旅客經過这里，翻身下了馬，忽而一輛大車在崖旁隨便找个地方歇下来，再不就是哪个夜不成寐的妻子所久盼不归的人儿爬过斜坡上的牛蒡草地，來摸索篱笆門。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华尔华拉自己也习惯了不解头巾，和衣而眠。只要篱笆門上的鉄箍儿微微一响，她已經提着一盏“蝙蝠灯”走下了門坎儿。

如果你还不知道她家的地窖里随时都有西伯利亚葡

葡萄酒和普赫里亚科夫葡萄酒，那你不妨过一下命名日或者上她那里办点儿礼物試一試，只要說上几句中听的話儿，香噴噴的好酒馬上可以到手！雷斯科还是不断地用后腿立着。人有各式各样的节日，而狗却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如果只是村里人常来推响篱笆上的鉄箍也 好啊！不久别处的人也知道維尔布内村的崖上，有那么一所宅子，那儿可以搞到佳酿美酒，而且这葡萄美酒已經从那儿的大桶里流遍了全区。如今不仅逢年过节的时候，华尔华拉忙得不可开交，何况压得結結实实的大路已經順着頓河河岸一直通到崖下，将全区都已联結起来了啊。上区中心去开会的本农庄的主席，或者由区中心来农庄的特派員，都可以順便来到崖下，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多看上一眼这个美貌的、凜然不可侵犯的卖酒的女主人。一杯葡萄酒决不会有什么害处，而任何不可侵犯性也自有它的极限……

这样，华尔华拉漸漸結識了全区的人。因为她是个寡妇和三个孩子的母亲，人們都同情她。在村里，她总是头一个在区消費合作总社的仓棧里弄到煤；人們用汽車把大袋的面粉从制粉厂直接給她送到家中；春汛刚退，人們便在頓河对岸給她拨了菜园子地。这地不是在別人用斧头砍割杂草的地方，而是在土豆能长得拳头大的淤泥地上。华尔华拉把自己的旧宅子釘上了新木板，院子和果园也围上了鉄絲网，隔着鉄絲网像隔着玻璃一样，什么

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什么也拿不着。

……雷斯科还总是用后腿站着，而华尔华拉床前的桌子上，捻小了灯芯的“蝙蝠灯”仍然通宵燃着。

“你为孩子真够操心的了！”妇女们怜惜华尔华拉。

这话不错。她埋掉丈夫，回到村里以后，的确一下老了不少，如果不是身子骨儿见老，至少心理上老了许多。对于自己，对于自己那青春时代充满欢乐的过去的一生，她仿佛从远处回顾似的，冷眼旁观，毫无惋惜之情，甚至还带着几分嘲笑意味，好像对待遥远的和一刀两断了的心爱之物。现在她全部的心血都寄托在儿女身上，一心一意为了孩子——为了正在迅速成长的巴维尔和若尔卡，也是为了还懵懂无知的奥尔加。但愿他们长大成人，不要像他们的父亲在原始森林里被倾倒的大树压倒那样也被生活压倒！她没有考虑过自己。无论冬夏，她都系着那条带绿道儿的咖啡色的小头巾，连耳朵也紧紧围住。

自从她回到村里那天起，她仿佛老了许多。实际上她还是那样，不老也不年轻，脸上没有皱纹，仍像熟皮子似的黝黑放光，只有那管鼻子似乎渐渐拉长了，那双不大的褐色眼睛深深陷在眉毛底下。两片嘴唇紧紧闭成了一条线。她平素寡言少语，不苟言笑，只是在看到孩子，深信他们似乎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时才微微一笑。特别是两个儿子使她感到非常欣慰，至于她的女儿，别说外人，连她自己偶尔捫心自问，这个姑娘究竟是不是塔本什科夫

家的血統呢。但這件事已時過境遷，再問也沒有什麼意思。丈夫早已不在人世，而幫助她攜兒帶女提前離開原始森林的那個林務官、公安人員的消息，打她離開原始森林之日起，就已音信杳然。

村里凡是記得巴維爾和若爾卡的父親的人，一見他們馬上就說：跟他爹一模一樣。這真是塔本什科夫家的後代！尤其是頭生兒子巴維爾。要是單拿外表來看，那麼小兒子若爾卡似乎更像父親，同樣高大魁梧，動作緩慢，一雙凸眼睛又藍又亮，巴維爾呢，雖然眼睛也是藍的，不過骨架略小，靈活一些。但母親心裡對兩個兒子有個比較，只有她能看出哪一個繼承了父親身上更多的東西，父親的特點和所有的機巧在誰身上沒有消散，而是集中表現出來。當巴維爾有話要說，便歪肋瞪眼，脖子猛地一伸，這副神情跟他父親活脫兒一樣，有時仿佛夏天頓河的藍色的水面上透出一塊黃砂點似的，在他那藍眼睛里突然閃過一條她極其熟悉的殘忍的目光，每逢這種時刻，華爾哈拉往往覺得自己身上甚至猛然一顫。

不過，華爾哈拉最感高興的也許是巴維爾不僅繼承了父親的外表。你瞧，他是在他父親眼前長大的，十四五歲的時候，母親一張口，他立刻便領會了母親的意思：酒窖的鑰匙已經可以付托給他了。他懂得用不同的態度對待不同的顧客，有的顧客可以給二等酒，而有的顧客只能

給地道的純酒。至于那些已經灌醉了的顧客，你就是再給他斟些三等酒，反正他也沒法揭穿你了。为了增加酒的度数，还可以把烟末撒在酒里。即使最强壯的人，喝了这种加烟末的酒醉后也会头痛欲裂的。加烟末这一招儿是巴維尔独出心裁，可也不完全如此，他听人家說过，麦里霍夫村有个老爷爷就用这个法儿騙过那些酒鬼。十公升二等酒里兌五公升开水，浸进去一包烟末。这种酒喝上两杯，人就得东倒西歪。若尔卡一天到晚想多弄点酒喝，而巴維尔却总是搞得家財源源而来。无怪乎他在輟学以前，念到七年級的时候，数学一直是五分。他輟学在家給母亲帮忙。母亲几乎一字不識，算帳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欺騙。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若尔卡輟学是因为懶，巴維尔輟学却是另一回事儿。

十八岁那一年，他就单枪匹馬头一遭用輪船把葡萄运到一千五百俄里之外的薩拉托夫，按每公斤二十五卢布售出。他亲自跟那些代理人打交道。那些人已称他巴維尔·安德里安諾維奇^①。如果要砍些結实耐用的圓木和方木供果园使用，他决不去敲本村护林員的門——那个人头脑非常清醒——而是带上一籃葡萄酒，乘汽艇沿頓河逆流而上，到另一个林务区。每次他都滿載而归，运回的木料不是插在地里容易腐烂的什么柳木，而是質地坚

① 这是巴維尔的名和父名，按俄罗斯习惯，这样称呼表示尊重。